

東塾讀書記

冊三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書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知荀子所著載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經之證也文心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年問喪寫乎荀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子則云時若不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澧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荀子書開卷卽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
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
者欲求勝於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
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
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曰它囂魏牟也陳仲史
魴也墨翟宋鉞也慎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
子思孟子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子思孟子
之語亦倍多於它囂之等韓詩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困
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爲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爲荀子回護耳然又云直
我史魚以爲盜名可乎則亦不能回護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
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楊倞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
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此

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傳矣尙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詆賢亦似效荀子也

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

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嗟然

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困學紀聞云荀卿之譏毀過矣

然因其言可以想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

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

氏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

出於子游歟

孔叢子云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

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

陳士義篇

孔叢僞書可取

者少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憤不已自明以來外

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

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

國自彊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卽弱

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而得治夷

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爲屈原之
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既有此
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
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
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
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
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
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愠與古聖人爲徒高矣
美矣足以不朽也橘頌云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此
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
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踰而爲

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
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
夸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真可謂
儒雅矣真可師矣彼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
之皇甫持正荅李生第二書云筆語未有駱賓王
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
差大招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
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

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
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羣臣之不
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
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謂忠
臣者務明術上同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

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

歟

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

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

治者以其名

樞言

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心術上篇

凡物載

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

同上

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

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

同上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

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

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同上

此則老子之說矣

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

戒篇

告子之說出於此歟

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

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

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略蓋一

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猾不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晁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

郡齋讀書志卷三上

趙邠卿云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

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崔寔政論云

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

後漢書本傳

好老子之說者自以爲高而不知適成爲

俗士也

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

爲太古之不可行也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澧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尙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啓之澧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

示之近

始計篇

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

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九地篇

此老子之術也吳子

則無此等語草廬連及之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

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

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

二程遺書卷十五

澧案韓

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

和氏篇○困學紀聞

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何義門評云意

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是燔

詩書始於商鞅

姚姬傳洪稚存皆有此說

故其言曰民不貴學

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

壑令篇

韓非亦云羣臣

爲學者可亡

上徵篇

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商鞅也莊

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

民乃可與論議

肱篋篇

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

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

道德篇

此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知仁義禮

之不可無而爲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

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

之禮智

上仁篇

此所謂遁辭也

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文子子夏

之弟子然則文子蓋嘗爲儒家之學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
治至漢末祖尙元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
壽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
始於此卽以注二家者而論爲老子解義者鄰氏
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
以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
清河崔譔始而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聚
堂王氏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敘澧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
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記孟荀
列傳云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蓋其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

後漢書循吏王渙傳

張角奉黃老道

皇甫嵩傳

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文志

韓馬季長不應鄧騭之命飢困悔歎以爲非老莊

所謂其後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後漢書本傳此誤於卑

弱也嵇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源絕交書後遂爲

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也二者皆可爲好老莊

之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始於嵇康亦非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託爲

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此

託爲顏子語張橫渠西銘卽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人閒世此託爲孔顏問荅呂與叔有詩云學

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

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又見上蔡語錄此則誤以

莊子寓言爲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

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莊子云陽子居子居蓋朱之字

故禽滑釐問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

之言當矣

列子楊朱篇

荀子云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

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

儒效篇

所謂老墨卽楊墨

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

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
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
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
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列子
篇○以下引楊朱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語皆列子楊朱篇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
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
通道者也盜蹠此二說正同故揚子雲云莊楊墨
晏也禮○莊子齊物論云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
傳云剽剝之是非而剽剝之也

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澧案楊朱之學此其大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弒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黯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然田夫若無緼黯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數語可見其人品